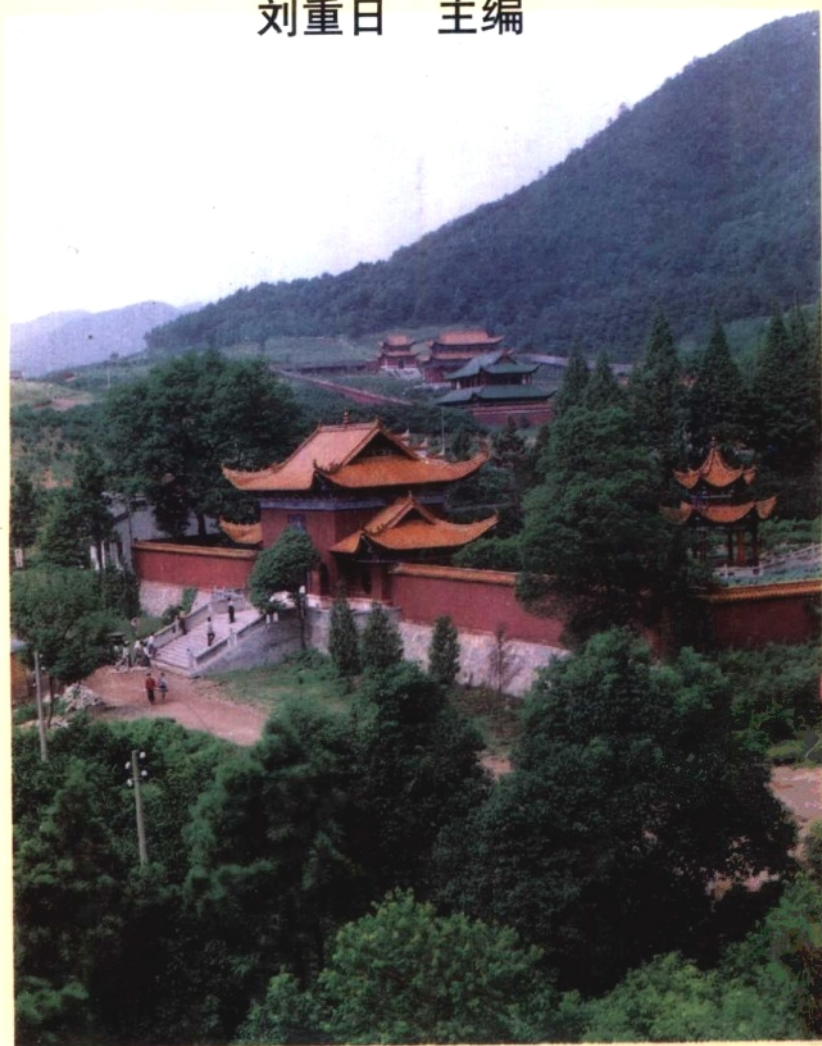


李自成终归何处

——兼评《李自成结局研究》

刘重日 主编



三秦出版社

李自成终归何处

——兼评《李自成结局研究》

刘重日主编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自成终归何处 / 刘重日主编.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9. 7

ISBN 7-80628-300-5

I. 李… II. 刘… III. 李自成 - 研究 IV. K248.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1895 号

李自成终归何处

刘重日 主编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 3 号楼

电 话 (029) 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石门县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4 印张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本

标准书号 ISBN7-80628-300-5/K · 103

定 价 24.80 元

前 言

这本论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王戎笙先生逼出来的。

按照 1996 年 6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转发的首长指示精神,要历史所组织科研人员把李自成究竟死于何地的问题,作一番考察研究,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求先“把现有的明、清有关档案资料与物证汇集成册,作一集,然后把史学界有关此问题的论文汇编成一个集子,要客观,说在九官山的,说在夹山的,都编进去。”作为课题组负责人之一的王戎笙先生对此似乎不感兴趣,而把自己的所谓研究和一手组织授意的同一观点文章(因课题组内有不同观点的论文而弃之不收),背着院、所领导和另一负责人假以课题组名义抢先公开出版。这就违反了密云讨论会上历史所的数条规定,因此,我们收录此文集出版,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方家可以细读,我们论集并不完全是清一色的夹山观点。

我和王戎笙先生同事四十余年,同在一个所,同在一个研究室,也曾同住一个大杂院,各有研究领域,无过节亦无积怨。当他的面我也说过:“我佩服你的三分才气,但我看不惯你的某些作风。”我从来都是当面锣,对面鼓,不藏不拙,因而得了个不雅的绰号!这大概和王先生一样,都属于秉性难移吧。然而,数十年来,我并未因此而不尊重他,甚至在他处境艰难,得不到公正待遇时,同情又抱不平。苍天可证,世人皆知。但实在没料想到,因学术观点不同,这本属“双百”政策范围,而他竟恶言

目 录

前言·····	刘重日	1
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史证不足·····	林金树 杨志清	1
四十年来历史疑案追踪		
——谈谈李自成归宿问题·····	刘重日	23
李自成之死考辨·····	张德信 赵国华	36
从各说之分歧看李自成的结局		
——驳通山说·····	双 清	65
再论李自成的归宿		
——兼评王戎笙的“结论”与姚雪垠的“锤定”···	杨 杰	79
研究还是偏究		
——评“课题组研究报告”兼答其对禅隐说的质疑·····		
·····	章 弋	114
关于李自成隐终夹山的学术结论		
——兼评《李自成结局研究》的严重失误·····	穆长青	156
《李自成结局研究》是一部谎书		
——兼论李自成的归宿·····	龙西斌	178
李自成殉难九宫山说质疑·····	唐文基	210
“通山说”存疑·····	王兴亚	216
还历史以真实		
——析《李自成结局研究》之平庸、失实兼再考两伪疏·····		
·····	杨业进	228
所谓多尔衮为阿济格平反说商榷·····	向祥海	239

从大顺军后期的行军路线论证李自成走死通山不可信	覃正海	256
一份偏离史实甚远的考实		
——为《阿济格奏疏考实》解误	覃道荣	266
乙酉闯王撤离武昌后进军路线考	陈俊武	284
评“《梅花百韵》没有李自成踪影”	贾国辉	289
为何璘、章太炎辩诬	陈国儒	303
野拂即李过考辨	夏铭镒	313
李自成是禅隐夹山,还是遇害通山		
——兼谈李自成归宿研究的学风问题	韩隆福	334
不识两“山”真面目,只缘身在一“山”中		
——评《李自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吴 或	343
关于奉天玉和尚历史遗迹的考察报告	韩长耕	352
关于《李自成结局研究》中涉及文物工作的几个问题	侯 良	361
“奉天玉诏”铜牌与李自成禅隐夹山		
——兼评王戎笙先生与此相关的一些说法	邵国风	369
石门夹山出土文物考释		
——浅谈奉天玉即李自成	余学群	377
从陕北的若干史料探讨李自成之归宿	张俊谊	390
揭开李自成禅隐夹山之谜	李元洛	394
会议讨论发言记录摘要		414
“夹山说”文物图片资料		431

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史证不足

林金树 杨志清

编者按：林金树与杨志清先生分别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的负责人与组员，其合撰的《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史证不足》，亦是1997年5月北京“李自成结局学术研讨会”（社科院历史所主办）的讨论材料之一。会后不久，课题组的另一负责人王戎笙先生在以课题组名义编辑出版专题论文集《李自成结局研究》时，不仅将林、杨二位连人带文拒之门外，将出书事宜操作于“暗箱”，而且还在书之前言中对林先生横加指责。对此，林先生不得不将自己与杨先生合著的、与王氏学术观点相左的文章公之于世，并撰文说明有关事实真像，以正视听。现将林先生之说明载于文前，供读者明鉴。

王戎笙的《发展》一文，终于以《李自成结局研究》为名出版。为此，我们不得不说几句，以正视听。

（一）199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遵照上级指示，在北京召开“李自成结局学术研讨会”。本文是作为会议讨论材料之一在会上发的。仅仅因为我们明确表示不同意王文观点，即一再遭到指责和攻击。本文或许有它的不足，甚至错误，我们在当时就已诚心诚意地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为了保持原貌，这次发表时未作任何改动，以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我们的基本观点以及对我们的攻击是否有道理？是坚持“双百”方针，还是搞一言堂？究竟是谁的学风不正？

（二）成立课题组时，历史所领导指派王戎笙和我为课题组负责人。同时为加强领导，还专门成立领导小组，由两位副

所长兼任召集人。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明确指出:《发展》一文,不仅在学术上、学风上存在不少问题,而且完全是王戎笙的个人意见。从开始到最后“定稿”,从未在课题组或领导小组讨论过,也没有个别征求意见。最近,他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的名义公开出版,既没有向所和院领导请示,课题组和领导小组的成员也没有一个人知晓。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

(三)王戎笙在《李自成结局研究》一书的《前言》中,洋洋得意,粉饰自己,训斥别人,混淆是非。对此,我们暂不作评论。兹就一事先提醒他:《前言》写道:“在李自成结局问题的争论中,主要有四点,……第二,李自成是否在东进部队中,即李自成到了通山县九宫山没有?如果没有到过通山,就不可能死在通山”。“第二个问题由林金树负责并配备了两个中青年研究人员协助,……没有拿出任何研究成果。……这是这个专题至今没有写成论文的原因。”一句话,罪在林金树。遗憾的是,王戎笙的说法,在了解情况的人看来,并非高明。因为对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他比谁都清楚:起初,他曾要我调两位明史研究人员参加课题组。但所里并没有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加上那两位研究人员均有任务,无法分身。而我又认为他的提议不妥,予以拒绝。因此,他所说的“配备两位中青人员协助”云云,完全是一种个人想法,而并非事实。关于课题分工问题,虽然也是他个人指定的,但我还是接受了,并开始认真进行准备。但时过不久他又改变主意。他先在明清史室对我说,而后又在领导小组会上(两位召集人均在场)正式提出来,说什么我以前重点是研究经济史,不是政治史;搞了李自成问题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也没有益处。李自成是否到通山的问题还是由他搞。会后一位召集人还劝我不必与他计较。这些问题,我早已在所内有关会议上——说明清楚,此

后也没有人再提它,奇怪的是,一个号称记忆力极强的人为何又一下把自己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李自成是否到过通山九宫山确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按照现有的各种材料还是难以定论。他自己最后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结论”,却还要乘出书之机反过来无理指责别人,这难道也是学风“严谨”的表现吗!

林金树

1998年12月6日

王戎笙《李自成结局的由来和发展》(以下简称《发展》)一文,就李自成结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力主李自成于顺治二年四五月间遇害于湖北通山九宫山说,反对其他任何说法。他认为:李自成兵败遇害在清初三十年内已成定论;各种史书对李自成死事记载歧异的问题,到清末已基本上考证清楚。通读全文不难看出,作者的心态是十分明确的:凡是主张李自成死于通山的,都是学风比较严谨的;凡是持李自成禅隐石门的,都是“推论太多,想像太玄”,凡是认为李自成死于通城或其他地方的,不是由于当时学术界还没有考证清楚,就是未做专题研究,沿袭旧说。

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原因,《发展》从内容到态度,都不像是一个研究报告。我们作为课题组的成员,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通山说有史料记载;通城说有史料记载;石门禅隐说不是空穴来风;其他说法亦非凭空捏造。对这个问题,确实要首先端正学风,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加以分析,有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材料是不可信的或有疑点的;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应当容许并欢迎各种不同观点继续展开讨论,以利逐步缩小差距,最终求得比较一致的认识。这里,我们仅就李自成是否死于通山九宫山提出一些看法。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是《发展》一文的中心和关键所在。也是作者立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各种说法都是多余的。为了论证这个基本观点,作者在第一节,不仅根据清朝和南明皇帝的诏令及其文臣武将的奏疏、清政府的战略部署、大顺军将士的“口述”历史和大顺军的军事政治行动、外国人的记述等诸多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而且经过筛选,选用了近二十种史学著作,用以证明李自成的的确确于顺治二年四五月间,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今将《发展》第一节所引用的史学著作中有关李自成死事的记载排列于下(先后次序有所调整),看看是否足以证明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

费密《荒书》:(顺治五年)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广,自成尚有贼兵三万人,令他贼统之,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散。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

文秉《烈皇小识》卷八:三桂复以清兵掠陕西,逆成尽出锐卒迎战,大败,刘宗敏、田见秀等皆死,逆城(成)乃弃西安,由商雒入郿、襄,渡江趋武昌,逆成屡败,之后每行军,大队在前,己率数十骑在后。一夕,大风飞沙,对面不相睹,逆成同二十八骑趋通山,登九宫山,乡兵遇之,乱刃交加,遂剝逆成于马下。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十一《李自成传》：自成于（顺治二年正月）十三日出（西安）东门至蓝田，由商州龙驹寨走武关，以入襄阳，妇女细弱冻死于七盘岭者甚众，宋企郊等道亡去。时左帅良玉已率众南下，思倬依献忠，而献忠已入蜀。武昌虚无人，自成偕其妻高氏、李锦、李过、妻之弟高必正，皆肺腑戚，诸将田见秀、袁宗第、刘体仁、刘芳亮、张鼎、吴从义、牛万才等，众尚数十万，分为四十八部，奄有荆州、襄阳、德安、承天四府守之。北师南下，移居武昌，改江夏为瑞符县，设伪令，运铜炭铸永昌钱。初意夺舟取宣歙，临发而暴雨烈风，阴霾四塞，乃于四月二十有四日改从金牛、保安，走延宁、蒲圻，过通城，命所部先行。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山有元帝庙，居民赛庙，合盟捍御勿后。自成时以二十骑为诸军殿，骑休山麓，自成单鞭直蹶庙伏谒，有所祷，不即起。诸赛疑非其乡之人，或为盗，夺荷锺，碎破其首。见腰下有悬玺，且重裘非凡，大骇疾走去。二十骑迹之知状，兄子一只虎过以袞冕葬山麓，众遂奉李过为首。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通城击》：自成至武昌，左良玉时已率兵南下，武昌虚无人。自成偕其妻高氏、李锦、李过、高必正，皆肺腑戚，诸将田见秀、袁宗第、刘体纯、刘芳亮、张鼎、吴从义、牛万才等犹从之，其众尚数十万，分为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为瑞符县，设伪令，运铜炭铸永昌钱，谋夺舟南下，取宣歙，曰：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将发，而阴霾四塞，暴雨烈风，旗枪尽折。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宁、蒲圻，沿道恣杀掠，过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发。自成令严，兵行无敢反顾者，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山有元帝庙，山民赛会，以盟谋捍卫闾井。自成止以二十骑殿，又诃其二十骑止于山下。而自以单骑登山，入庙见帝像伏谒，若有物击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为劫盗，取所荷锺碎其首，既毙而腰下见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骇，从山后逃去。二十骑讶久不出，迹而求之，则已血肉离分矣。

冯苏《见闻随笔》卷上：自成至武昌，左良玉时已率众南下，武昌虚无人。自成偕其妻高氏，侄李锦即李过，妻之弟高必正，及诸将田见秀、袁宗第、刘体纯、刘芳亮、张鼎、吴从义、牛万才等犹从之。其众尚数十万，分为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为瑞符县，设伪令，运铜炭铸永昌钱，谋夺舟南下，取宣歙，曰：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将发，而阴霾四塞，暴雨烈风，旗枪尽折。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宁、蒲圻，沿道恣杀掠，过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发。自成令严，兵行无敢反顾者，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山有元帝庙，山民赛会，以盟谋捍卫闾井。自成止以二十骑殿，又诃其二十骑止于山下。而自以单骑登山，入庙见帝像伏谒，若有物击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为劫盗，取所荷锺碎其首，既毙而腰下见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骇，从山后逃去。二十骑讶久不出，迹而求之，则已血肉离分矣。

同书卷下：左兵东下甫浹旬，闯贼十万众，自陕溃入楚，掠汉、武而东，衔左兵之尾，大兵追闯者又数万，水陆踵至，计自荆河至皖城，数千里间，接阵格斗，纷拿散走。四月，良玉与黄得功战，大败，师溃芜湖之荻港，后数日，良玉死，其子梦庚以父兵降。闯贼被追，会大雨四十日，百川涨溢，贼败，所在积尸成丘，李自成仅引数骑驰入九宫山，居民白棒击杀之。五月，大兵略定武、汉诸城邑。

戴笠、吴旻《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顺治二年三月）命李过守营，自以轻骑抄掠。至武昌，左良玉兵已去，唯存空城，住五十日，清兵日近，势不能留。夏四月癸丑朔，乙丑扬州破，督师阁部史可法死之。闯贼欲东下，发兵，阴霾四塞，暴雨烈风，旗枪为折。庚辰，至蒲圻，沿道杀掠。闯贼令严，军行不敢反顾。通城有九宫山，又名罗公山，上有真武庙。闯贼自以二十骑殿，过山下止从骑，独身登山，见像下拜，若有物所击，久不能起，村民方赛神，疑为盗，击以锺，首碎，搜之，见里衣非常，又有金印，大骇，散走。从骑待久，登山求之，已死，杀近山居民。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李自成之乱》曰：我大清兵既定三秦，下河南，入楚取荆、襄。李自成南奔辰州，将合张献忠。献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阳。部贼亡大半，然尚拥众十余万。乏食，遣贼将四出抄掠，黔阳四境鸡犬皆尽。川湖何腾蛟进攻之。自成营于罗公山，倚险筑塹为久屯计。势弥蹙，食尽，逃者益众，自成自将轻骑抄掠，何腾蛟伏兵邀之，大败，杀伤几尽。自成以数十骑突走村落中求食，村民皆筑堡自守，合围伐鼓共击之。自成麾左右格斗，皆陷于淖。众击之，人马俱毙，村民不知为自成也。截其首献腾蛟，验之左颅伤镞，始知为自成。李过闻自成死，勒兵随赴，仅夺其尸，灭一村而还，结草为首，以衮冕葬之罗公山下。贼诸将奉李过为首，改名李锦，渡湖入险山中，后改名李赤心。群盗俱散亡。

张岱《石匱书后集》卷六十三《盗贼列传》：满州兵既定三秦，下河南，入楚取荆、襄。自成奔辰州，将合张献忠。献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阳。部贼亡去大半，然尚拥众十余万。乏食，贼将四出抄掠，黔阳数百里鸡犬皆尽。川湖总督何腾蛟进攻之。自成营于罗公山，食尽，自成以数十骑突走村落中求食，村民皆筑堡固守，合围伐鼓共击之。自成麾左右格斗，皆陷于淖。众击之，人马俱毙，村民不知为自成也。截其首献腾蛟，验之，左颅伤镞，始知为自成。李过闻自成死，勒兵至，夺其尸，灭一村而去，结草为首，以衮冕葬之罗公山下。贼诸将奉李过为首，改名李锦，渡湖入险山中，后改名赤心。未几，贼皆散去。

彭孙贻《平寇志》（即《流寇志》）卷十二：自成人山村，坐野庙（九公山），衣沾濡，人马饥困。从骑大呼父老子弟，李万岁爷避兵至此，急来救驾，不失封侯。……乡人奋梃围庙，杀贼骑十余。自成功斗脱身走，行收散亡，稍稍集，间道渡汉阳，走荆州与李过合营。将奔献忠，献忠已返川中，遂留屯黔阳。时田见秀亦死，诸伪官俱亡去。贼帅惟刘宗尧、李过、牛佺、任继宗、刘体仁、杨彦昌、辛思忠等相从，众尚十余万，军中乏食，遣刘宗尧以骑兵二千渡江，掠

河南、湖北以给军；遣杨彦昌以步兵抄近境，黔阳四境鸡犬皆绝。川湖总督何腾蛟屯辰州，大集兵攻自成。自成势弥蹙，食尽，逃者益众。自成命李过守山寨，自将轻骑抄略。何腾蛟伏兵邀之，贼大败，杀伤几尽。自成与众相失，以数十骑走村中求食，村民皆筑堡自守，见零骑入，合围共击之。自成驰射挥左右格斗，时积雨，骑陷淖不得驰，村民锄耰奋击，人马俱毙，不知为闯贼也，截首献腾蛟，验之，左颊伤于镞，始知为自成，飞书奏捷。李过闻自成败，勒兵驰救，夺其尸，结草为首，加衮冕，葬罗公山下。诸贼奉李过为主，改名曰锦，即一只虎也。奉高氏渡洞庭，踞险山中，后改名曰赤心，群盗多散亡。

又：拜鹃山人《见闻实录》卷十二，所记与《平寇志》卷十二内容相同。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三《李自成死罗公山》：自成与李过及骁将数人，率兵十余万，自河南至湖广，欲合张献忠。渡江抵辰州，知献忠已入川，遂驻黔阳二十里外，宏光元年正月下旬也。居二十日，百姓苦之。自成闻何腾蛟兵将至，入山阅视要害，见罗公山险峻而广大，遂分结三大营于其下，为久驻黔阳之计。但兵饷无两月支，命刘宗尧等率兵二千，渡江往豫楚界郡县劫粮；命辛思忠、杨彦昌率兵二千，于湖广沿江府县劫粮。一夕，自成方寝，大呼曰：杀、杀、杀，我不惧汝。妾氏惊问，自成曰：适梦坐北京殿上，忽见崇祯皇帝与范景文、倪元璐、汪伟、吴襄、周遇吉等数十人欲执予，予相振而醒。妾氏曰：勿异也，疑心生暗鬼耳。自成甫睡，复梦如前，见文武叱声如雷，乃寤。次日，得疾。李过日进候，由是与妾氏通。自成病益笃，夜半连呼云：皇帝幸释我，遂死。李过以帝礼葬之。其时，大清朝有贺表，谓病故也。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七《何堵章列传》：……会左良玉死，南都继陷，梦庚降。李自成渡江，入无人之境，由蒲圻走死九宫山。

同书卷十三《高李列传》：……自成东渡，南望大江沧茫，山川

缪错，卒不知所向。唯见口骑西来，则益东走，遂由巴陵北境奔入楚界，南渐浏阳，北迄通山，东抵宁州，鸟惊兽逸，掠食千里。岳、武间居民惊贼猝至，亦不知所由来。五月，自成至九宫山食绝，自率野掠，为土人所杀，过等追及，良久乃知之，益惶惧不知所为。

郑达《野史无文》卷七《西南死事诸臣传·何腾蛟传》：（顺治二年三月）左兵东下甫浹旬，闯贼十万众，自秦溃入楚，掠武、汉而东，衔左兵之尾，大兵追闯者又数万，水陆踵至，计自荆河至皖城，数千里间，日接阵格斗，纷拿散走。四月，良玉与黄得功战，大败，师溃芜湖之荻港，后数日，良玉死，其子梦庚，以父兵降。闯贼被追，会大雨四十日，百川涨溢，贼败，所在积尸成丘。李自成仅引数骑，驰入九宫山，居民用白棒击杀之。

蒙正发《三湘从事录·跋》：闯逆授首，死于九宫山村民之手，率土痛愤，于兹稍快。

佚名《思文大纪》卷四：（隆武二年正月）时闯贼李自成为清所迫，走居鄂地；风霾警之，又遁入九宫山，余党十万悉为伏兵所诛，自成自刎。湖广总督何腾蛟疏闻，以摇旗有指示之功，故特以“永忠”之名赐之，俾知犯上者必正天诛云。

瞿共美《粤游见闻》：自成破京后，清兵追逼，遁至黄州，弃众先奔，为乡兵所杀。锦代领其众，同其妻高氏、弟必正渡洞庭湖，窜据山寨。

（二）

透过以上史料记载，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和进一步探讨：

第一，史书作者的政治思想倾向。

上列各种史书的作者均为当时的官僚文人，他们立场鲜明，都是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仇视起义军，仇视李自成，恨不得李自成早受“天刑”（就连说李自成当了和尚的何璘也不例外，而他却认为李自成未死，到石门夹山寺当了和尚，这是很有趣的事），“彼杀

君后，毒生灵，上天震怒之日久矣”(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俾知犯上者必正天诛”(佚名《思文大纪》卷四)。这种明显的政治倾向，强烈的报复心态，在他们的著作中必然会有所流露、反映。这是我们在分析、研究李自成归宿问题时必须注意的。

第二，清初很少有人说李自成死于通山。

上述所引用的史料，均出于清初人之手。在这些史料中，通山九宫山说并没有为多数人所认可。按照《发展》提出的选用史料的客观标准，在其第一节选用的近二十种史学著作中，称得上“当地人记当地事，当事人述亲历事”者，充其量只有二种，即：王夫之的《永历实录》和蒙正发的《三湘从事录》。其中，《三湘从事录》一书，《发展》引用的是跋文。此跋为无名氏所撰，不知其为何时、何地、何人。其他各书只能说是“当时人记当时事”。

根据这些史书所记李自成的死地，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通山九宫山。有《烈皇小识》和《荒书》两种。

第二类，通城九宫山。有《罪惟录》、《绥寇纪略》、《见闻随笔》、《怀陵流寇始终录》四种。

第三类，黔阳罗公山。有《明史纪事本末》、《石匱书后集》、《平寇志》与《见闻实录》、《明季北略》五种。

第四类，九宫山。有《思文大纪》、《野史无文》、《三湘从事录》、《永历实录》四种。

第五类，黄州。有《粤游见闻》一种。

《发展》说：对李自成死事，各书“记载歧异，正好说明并非同出一源；如果众多记载出现惊人的雷同，那倒是应该怀疑一下，是否出自同一祖本，互相传抄，这样的记载，歧异虽然是少了，但可信内容却不多”(第12页)。我们通过比较发现：

第二类四种，内容和情节完全相同，可以说“出现惊人的雷同”；第三类前四种，所记的内容和情节亦完全相同，只是文字上略有差别，也可视为“同出一源”。尽管如此，我们并不以为他们是互

相传抄,或是毫无新意的低水平的简单重复。因为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史料记载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第四类中的“九宫山”应为何处“九宫山”?《永历实录》卷七说:李自成“由蒲圻走死九宫山”。将这句话和《罪惟录》、《绥寇纪略》、《见闻随笔》诸书说的李自成“从金牛、保安,走延宁、蒲圻,过通城,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以及《怀陵流寇始终录》说的(顺治二年四月庚辰)李自成“至蒲圻……通城有九宫山,又名罗公山”,互相对照一下,我们以为王夫之所说的李自成“由蒲圻走死九宫山”的“九宫山”,似应为通城九宫山,而非通山九宫山。《野史无文》说的“李自成仅引数骑,驰入九宫山”的“九宫山”,是指通山九宫山,还是通城九宫山?查此书所记:“四月,良玉与黄得功战,大败,……李自成仅引数骑,驰入九宫山,居民用白棒击杀之”一段,与《见闻随笔》卷下所记一字不差。而《见闻随笔》记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

《三湘从事录》跋文所记之“九宫山”,如前所述,此跋非蒙正发所撰。蒙正发是崇阳县人。说“崇阳与通山又是邻县”(第5页),这是对的,但只说了一半,崇阳与通城也是邻县,通城也有九宫山。跋文中的“九宫山”,可能是通山九宫山,也可能是通城九宫山。

至于《思文大纪》,虽然说“李自成遁入九宫山”。但其所记与他书明显不同,令人怀疑;“余党十万悉为伏兵所诛,自成自刎。”是否有过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何腾蛟的部队何有这样的战功?

在上列清初十六种著作中,明确记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的,只有《烈皇小识》和《荒书》两种,我们对这种情况所持的态度是:一不以数量多少论是非;二对少数人的说法,必须进一步加以考证。其中,《荒书》所记问题尤多(将在后面加以说明)。

第三,关于通城与通山。

《发展》一文,在彻底排除各种说法的同时,自始至终守住两道关口:一是李自成死于顺治二年四五月间;地点在通山九宫山。